

得所隨筆

梁得所著

校
可
222
二月

836.2
DS 74



種四第書叢者讀友良

筆隨所得

著所得梁



友良讀者叢書

12

版出司公刷印書圖友良

「生命不是如人們想像的那般好，
也不是如人們想像的那般壞。」

——莫泊三：一生

目次

天下第一泉·····	一
仁丹如意油之類·····	四
此人不可殺·····	七
民衆·····	九
孔明燈·····	一一
兩張安民布告·····	一三
奢侈稅·····	一八
水手生活講到南北車夫·····	二〇
笑笑笑·····	二四

東方的祕密.....	三〇
我老早就知道了.....	三四
紅與綠.....	三六
香港印象記.....	三八
母親的責備.....	四五
細紋仔.....	四九
友誼真言.....	五九
有時每每.....	六一
四種榮耀獎.....	六五
女人與行李.....	六七
哭的藝術.....	六九

日本訪問記	七二
禁攝影的港口	七三
所謂世界公園	七六
神戶半日記	七九
湯屋	八三
楠公神社	八五
孫中山與武士道	八八
遠見烟囱近見箱的大阪	九〇
島歟性與大陸性	九三
兩大新聞社	九六
須磨的海濱	一〇一

扶桑的西湖	一〇五
京都紫辰殿前的杉	一一一
乘飛機到東京	一一五
書店印象	一二九
劇場觀感	一二一
男學生的頭和女學生的腳	一二四
由賢妻良母談到摩登伽	一二七
廣告術	一二二
歸途餘筆	一三六

天下第一泉

據我所知，鎮江金山寺有一個「天下第一泉」，廬山三峽澗有一個「天下第一泉」，同時，濟南城內又有一個「天下第一泉」。這都有石上刻着的字做證據的。

一想起天下第一泉，心裏就有點難過。因為這名詞足以宣佈我們中國人的一種妄自稱大自欺欺人的脾氣。天下斷不能同時有三個「第一泉」（而且我相信現在不祇三個）。定名者未曾遍遊天下而把所有的泉比較過，只是偶然看見一個好的，便很荒謬地定為「天下第一」，藉以誇耀於衆。

或曰：定這些泉名的都是古人，大概古人才有這種誇張的脾氣罷。我說不然，不信且看看今日的報紙——每日報紙上的影戲廣告，總不離「唯

「巨片」，「破天荒」，「空前」，「絕倫」等字眼。每每發見同日的報紙上，兩三家戲院的廣告都說「唯一愛情巨片」。這「唯一」兩個字真豈有此理！

在任何事業的前途，最可慮者是那種沒有權衡的自誇，沒有客觀評判的自滿，和不求實際的自欺。世上惟有忠實永不失敗；至於「唯一」之類不假思索而濫用的榮銜，用得多了就失其價值——好比有些人平日慣吃金雞納丸做補劑，一旦患起發冷病，想服金雞納丸來醫治，往往不能奏效了。

中國若要在世界站起來，首先要把那許多「天下第一泉」取消，從新用冷靜的頭腦，公平而不苟且地分出各泉優劣之比較——有了這種精神，才能真確地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然後有希望。要是不然，凡事懶於研究

，而一輩子自以爲「天下第一」，在未覺悟時也許很開心，一旦覺悟，就並不開心了。

我們一向以懵懵然而獲得的榮耀爲榮耀，因此，今日眼見許多公然而來的侮辱。

借誇張之字傳述，其然，其大之流。

仁丹如意油之類

由外國留學回來的，有一部分很可憐，有一部分很可羨。可憐者用了十多年研究一種專門學問——比如工廠管理法——畢業了，在太平洋或大西洋船上的歸途中，滿懷希望，打算振興祖國的實業；回到上海，暫時住在旅館，一面接洽職位。只是等了多時還找不着適當位置，不能不由每天五元的旅館搬到每天一元的青年會寄宿舍。然而再等下去，才知道和自己學歷差不多而同是失業的人以百計，於是微微的悔恨當初何必去學那麼專門的學問，把自己做成一個似乎中國不需要的人才！

可羨者，在外國拿到一個博士或什麼士的銜頭，不管所學的是農科或文科，只要回國看風駛輊，到學校當教員也行，百貨店裏受職也行，軍隊

裏做政治工作也行。於是頭頭是路，好不羨煞人也！

在中國，只有傻子才走狹路的，聰明人都走向四通八達的大路。最顯而易見的，醫生掛的招牌，常常寫着「男女內外全科」，而賣藥的也要賣「萬應」的藥——仁丹如意油之類。

科學愈精明，人的功能愈分得細微，做醫生的精於眼科者不必兼治肺病；做教員的不會跑去管理商店。那時萬應藥就不行了。

然而中國人爲穩健起見，喜歡做沒有危險的事，外科病症擦擦碘酒或如意油，內病就吞一顆金雞納丸或仁丹，確實效驗如何且沒有工夫去研究，只知碘酒和如意油不會擦死人的！一顆金雞納丸或仁丹不會毒死人的，既然不會毒死人，就一定是萬應的好藥了云云。

萬應藥性必和平，沒有病也可服，用來治小毛病則可。倘若非常重病

，就必要用非常的藥。比如癲瘋，斷非如意油所能搽好，腦膜發炎，斷非仁丹所能救治。

中國患着非常重病，可不是嗎？她所需要的藥，不是人丹如意油之類，而是非常的對症的藥，甚至必要之時，或者要開刀。

在將來，那些「男女內外全科」的招牌爛掉，那些不是只求穩健而有胆有識的醫生多起來，中國的病症才有全愈而且不復發的希望！

此人不可殺

一八九四年中日之役，旅順被日兵屠殺，事後英國著名國際法學家華蘭德博士發表一篇文章，裏面有幾句說：「……此時得免於殺戮的清國人，全市僅有三十六人而已。這三十六人，完全係供葬其同胞死屍之使役，故得免於死。他們的帽子上寫着「此人不可殺」的標記。……」

當時，殺人是很便當的事，不管他男女老幼，只須一槍或一刀殺過去，用不着說理由的。在這亂殺當中，却有三十六人僥倖保留性命，他們不被殺的理由是「留來埋葬他們同胞的死屍！」

從一八九四年到現在，慘殺事件愈添愈多，多到幾乎記不清楚。每次被殺者有什麼可殺的罪，終於是找不出來的；至於每次僥倖而不被殺的，

不為祖國的受欺而出刀捍衛的

[8] 因何不被殺呢？若問這些慘殺者，大概他們會答道：「留下你們去埋葬同胞的死屍，去開追悼會，去寫輓聯，去作吊文！」

死者固然含冤，而我們僥倖仍然活着的，尤有可恥，因為在我們的帽子上，無形中寫着「此人不可殺」的標記。

我們為什麼仍然活着？倘若為的是要伸雪已死者的屈辱，而各盡所能謀現在和未來者永久的解放，那就不可不活着。假如我們不過是戴着「此人不可殺」的帽子，去開追悼會，寫輓聯，那麼，四萬萬人當中，留下三十六人已經太多，留下一個便够了！其實，甚至一個也不必留着！

「任從死人葬死人」，我們的責任是去尋求生路。

（五卅紀念日發表於青年戰士）

殺了權力
生存的人
其他活着的
可以取心而鼓
面中許寬女
長父

民衆

有人說中國沒有民衆，倘若這話是真的，那麼，中國已往的亂七八糟，可說皆因沒有民衆。

從前，專制君皇把人民放在暗無天日的地位，那不在話下。然而古來的先知先覺對於大民的啓示，是勸人民走兩條路：一，「希賢希聖希天」；二，「安份守己做好人」。這種教導當然是很好的，不過只能教我們做人，而不是領導「民衆」。其結果，那些志氣大的崛起民間，把皇帝推倒，又輪到自己做皇帝；而大部份沒有野心的人，就不管轉什麼朝，他們仍不失爲好百姓——這種民族性一直傳到民國還隱約可見。

「團結」而不「污合」，「服從」而不「盲從」，這樣才是民衆；否

則人數雖多，民衆在那裏？

國家大亂時，領袖者出而顯其英雄本領；亂事結束，責任在民衆的肩
上就重起來了。在目前的時代，「民衆」比其他一切更爲需要。

(題良友民衆大會照片)